

子聪 著

开卷闲话十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子聪 著

开卷闲话十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卷闲话十编 / 子聪著.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6. 8

(开卷书坊·第五辑)

ISBN 978-7-5326-4678-4

I. ①开… II. ①子…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7183 号

开卷闲话十编

子 聪 著

丛书策划/蔡玉洗 董宁文 责任编辑/吴艳萍

美术编辑/姜 明 技术编辑/顾 晴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辞书出版社出版

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www.cishu.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苏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4 字数 142 000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4678-4/I·315

定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68180628

《开卷》中宁文写的“闲话”有很大的信息量，虽多是记事文字，但也有宁文的情感在其中。这些文字看似单纯，但当这些单纯的文字汇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感觉到一个时期多数文人学者的活动情况，所以我常对喜欢读书的朋友说，宁文的“闲话”实在可看成一部系统的读书志，时间愈久愈显它的意义和价值。

记得早年范笑我主持秀州书局的时候，印过一种“简讯”，内中多是与书局有关的人事，读来极有趣。那时电脑还不普及。此类文件性的杂志，虽稍嫌简陋，但却给读书人带来很多信息和乐趣。秀州书局关闭后，笑我兄印了几册《笑我贩书》，很让读书人喜欢。宁文的“闲话”，在习惯上和笑我兄的写作大概是一个源流，我把这类文字称为“新闲话体”。

“闲话”还要加一个“新”字，主要是强调电脑时代的记事功能。“闲话”是常见的记事方式，在文类上我们通常把它放在散文内看。但人各有异，记“闲话”的习惯很不相同，有人繁杂，有人简略。

在电脑出现以前，“闲话”一般都是记事者亲笔所为，属于私密写作。电脑普及以后，特别是短信、微信一类新传播方式产生后，个人亲笔写“闲话”的习惯，我估计大体上是减弱的，即使还有人愿意保留传统习惯，它的方式可能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传统的“闲话”是手写的，而“新闲话”多是用电脑方式完成的，其最显著的特点可能是原始信息的复制和保存更为完整准确。传统“闲话”只有文字，而未来的“新闲话”在文字之外，可能会加进图片、录音以及视频等新手段（至少要给出相关方面的提示）。

宁文的“闲话”虽还是传统的日志体，但短信、微信的直接复制也时有所见，这是保存史料更先进的手段。我所谓“新闲话体”是注意到了网络时代“闲话”可能的变化，宁文的“闲话”预示了传统日志的转变，在文字外形外，内里的记事方式已有变化。期待宁文对自己这种“新闲话体”的写作，更有自觉意识，将自己读书交游的感想与友朋间各种信息的汇流，在一种新文体中融合起来，让这种“新闲话”文体在保存史料方面有更自由灵活的体现。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二日于厦门

王振良序

二〇〇三年即接触《开卷》，结缘时间不能算短。虽多是断断续续地读，但这小册子给我的印象，却总是挥之不去，乃至直接影响到我后来创办《天津记忆》等。

《开卷》雅致轻盈，最宜青灯闲览。每期压卷之“开卷闲话”，是属于“必读”内容。近年承宁文兄雅意，不断赐阅单行本，快意纵览，倍觉兴味盎然。于是借助网络，把早年的几本配齐。

“闲话”即将梓行十编，累计算下来，序者已不下四五十人，且多文坛大佬或艺林名宿，可说的话大都说过了。有学者谓“闲话不闲”，这话虽然简单，但却很是到位。“不闲”当然是有趣味、有价值、有意义。而到底有哪些趣味、价值或是意义，阐述者也自不少——愚以为对“闲话”的观察，尚可从文化生态学角度切入，这似乎还未有人提到，今为之略作申论。

“闲话”的主旨或特色，落在一个“闲”字上，看似不经意之间，就传递了信息，就保存了史料，就促进了交流；也是不经意之间，就给当代的读书

人（往高处说可谓之知识分子），留下几笔忠实的文化生态记录。

“闲话”所涉之读书人，固然以作家和学者为主，但又旁及社会各界，有若一扇独特的窗，可藉此认知当代文化生态。如就十册“闲话”做些数理图表，至少能看出如下意义：

一是记录读书人的选择。“闲话”实录了大中小知识分子的阅读取向——买哪些书，读哪类文，怎样阅览，有何观感，通过什么渠道交流，等等。从这些社会行为中，可以看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知识背景之人的趣味分野、文化理念、思想观点乃至价值倾向。

二是探究读书人的交游。以《开卷》为核心平台，形成了庞大复杂的知识分子圈层。这个圈层作为松散的社会群体，并非是人为有目的地干预形成的，而是通过《开卷》这个特殊纽带，长期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这个群体的交流，大多通过“闲话”予以实现，然后带动现实的间接或直接交往。从大量的“闲话”文本中，能够辨析出读书人个体或者小群体的交游范围、交流方式以及远近亲疏等。

三是解析读书人的心理。“闲话”大量引述或说抄录手札、电邮、微博、微信、博客、短信等文字，因均是私人间沟通，

多为夫子自道，心理设防不深，故由此可窥测到作者的不同生存境况、阅读生活、社会心态以及对文化人物和现象的月旦臧否等，既真诚，又可靠。

“闲话”堪称《开卷》的“小事记”，乍看属于敝帚自珍之类，但随着刊物影响的扩大，再看这些文字就难能可贵了——它不只是一份读书民刊的成长历史，也是当代社会文化生态的忠实记录，因此无心插柳地具有了社会学上的意义。

宁文的包容性格决定了《开卷》的包容宗旨，《开卷》的包容宗旨决定了“闲话”的包容特色，而“闲话”的包容特色则联结了广大的读书人群体，使之成为研究当代社会文化生态的有价值文本。此类文本，之前研究者观照的主要是日记和书札，但日记和书札的社会广度，毕竟要受个人圈子牢笼，且多经过无意甚或有意的选择，其公布还往往具有较大滞后性，因此对文化生态研究的参考价值，和“闲话”相比就不能同日而语了。与“闲话”最相类似的文本是《笑我贩书》，可惜只编了四册（包括两编自印本）就告停止。“闲话”质朴笃实，“贩书”通达洒脱，二者文字各有优长；然就内容广度来讲，“贩书”拘于嘉兴一地，往宽处说也大体局限在“长三角”，故此更适宜作为研究的地域个案。

略抒己意如上，恳祈方家哂正！

丙申春分前五日王振良匆草于沽上四平轩

（本序原题为《文化生态的忠实记录

——〈开卷闲话十编〉序》）

《开卷闲话十编》即将问世，子聪索序，自当遵命。

韦明铎序

《开卷》的好处，大家说得不少，我也说不出更好的话来。要说，也只有感激和钦佩四个字，再多一个字也是没有的。但是，论起我对于《开卷》的感情来，那是四千字也说不完的。这样一个朴素的刊物，办得那么长久，而且受到那样广泛的欢迎，我想只有一个理由：凡事认真去做，才有成功可能。《开卷》的精神，或者子聪的精神，也就在于认真去做。

这篇序言，我今天是必须要交稿的。但恰巧中午时分，扬州电视台播放了关于我的一个纪录片，耽误了我一些时间。扬州为了表彰文化人，遴选了当代三十位扬州专家，作为“扬州文化名人”来宣传，我也忝列其中。我看了采访我的片子，觉得基本上还满意。这些年来，我之所以能取得一点成就，就因为认真。从故纸堆中寻觅得一些断烂朝报，经过连缀、补充、推断，复原扬州古城的某一段历史，犹如考古学家从出土的碎瓷片复原出完整的元青花

一样，没有认真精神必定一事无成。指望不努力就能投机取巧，侥幸成功，那是梦呓。

说来惭愧，我白白读了十几年的《开卷》，为它写稿却非常少。本来想在《开卷》上陆续写些在扬州淘书的文字，但因种种琐事也未能实现。现在旧书是越来越难得了，淘书的文字也就越来越难写。倒是扬州的旧书楼或旧书斋，遗迹如可寻找，倒是能够写出一些有趣的文章。这些年来，已经写就的有这样一些：《漫话文选楼》《迷离大树堂》《瓠室山房何在》《遥祭文汇阁》《随月读书楼旧闻》《街南书屋觅句》《怀念雕菰楼》《追思且住庵》《寻找旧城读书处》《寒香僧舍旧影》《小倦游阁主人》《重访青溪旧屋》《周氏小盘谷》《金粟山房家风》《荻芬书屋踏访》《香销悔余庵》《延秋吟馆随感》《冰瓿仙馆游记》《风雨测海楼》《意园藏书楼》《一宋一廛小记》《还轩犹在》《梅花书屋有傲骨》等。将来倘有兴趣，似乎还可以做下去。如果《开卷》肯给版面，先在上面刊载，我当引以为荣。前不久，北京韦力兄过扬州，我因时间仓促，仅陪他造访了淮南书局旧址。淮南书局是晚清时期扬州的官办刻书机构。关于扬州刻书的机构或堂所，我也曾写了这样一些文字：天宁寺书局、翰墨安素轩、香叶草堂悲欢、淮南书局何在、凭

吊秋实轩、聚盛堂书坊、会文堂书局、译经礼拜寺等。这个题目自然也可以做下去。如果《开卷》版面有余，先在上面发表，我也求之不得。

以上都是闲话。读书之余，说说有关书的闲话，真乃人生乐事。时当早春二月，我家小圃中梅花才谢，茶花正开。此时如携得旧书一卷，在花间盘桓半日，谅神仙生涯，也不过如此。开卷有益，书生幸甚。

是为序。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九日于扬州

蔡玉洗序

从《开卷》创刊起宁文就一直坚持写《开卷闲话》，一期不落，坚持了十六年。闲话这种文体形式在宁文的手中就像一个人一样，从初生的婴儿，不知不觉中已经长成一个翩翩青年。二〇〇三年《开卷文丛》编出第一辑，在凤凰出版社出版，宁文将他近三年在《开卷》上撰写的闲话结集成一本，放进《开卷文丛》中。出版后，读书界的专家、学者和《开卷》的读者都说好，于是一发而不可收，至今已在岳麓、湖南教育、南师大、上海辞书等出版社出了九编。现在又要出版第十编。在十编出版时，宁文要我对他的闲话出版说几句。

我和宁文认识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我在译林出版社当社长，当时我感到出版社的编辑埋头编书、出书，但对自己出的书如何进入图书市场流通和如何与读者在感情上交流很漠然。于是就想编一份推介、评论好书的小报，以译林社的图书为主，兼及全国外国文学的出版、翻译和研究状况，让读者知道什么样的书值得读值得买，代表严肃的出版人发出我们的声音。当时译林社的资深编辑韩沪麟

专门去函北京请季羡林先生为这份小报题写了报名。季先生欣然为这份小报题写了《译林书评》的报名。小报办起来需要编辑，但没有一个编辑愿意出来编书评小报。有人向我推荐了宁文，说他可以帮助我们编小报。那时他在一个工厂里工作。于是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二十几年转眼过去了，《译林书评》一直在编着，后来我从译林社到凤凰台饭店工作，我们又接着编《开卷》和《开卷文丛》。我常想，一个人二十几年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虽然是件也许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他不以为小，且一做就是二十余年，这就不简单。由于坚持，小事变成了大事。现在全国的很多读者都知道南京有个董宁文，有个《开卷》。这与他的坚守和勤奋连在一起。只有播种了才会有收获，只有经历风雨才能看到彩虹。有人老是抱怨没有机会，没有出路，其实机会和出路就在你的脚下和面前。机会和出路永远属于有坚守和有准备的人。

《开卷》这些年团结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者，在读书界有一个好的声誉，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年全国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地，宁文经常往返于其间，成为很多著名学者、作家家里的常客。我在出版社工作了几十年，我还没有发现有人

联系、接触这么多的作家和学者的。《开卷》虽小，但它也是一个刊物，所有的编辑、出版、通联都是宁文一个人去忙去完成，这种现象在解放前的上海出版界也许存在过，但存在这么长，延续这么久，效果这么好，我还找不出第二个。一个人一本杂志，一个人一个出版社，其中的辛苦和滋味只有深陷其中者才能体会和享受。有人只看结果只看成功，却没有接触体会到结果和成功背后的汗水和劳作，这是不公平的。

作为《开卷》这个小刊物的创始者，我要首先感谢宁文为我们这些热爱读书的人完整地记录了一部《开卷》从诞生到现在的成长历史，也为中国民间读书刊物的发展和生存状况保存了一部珍贵的文字史料。听说现在有人在为《开卷》作年谱，还有大学的研究生把《开卷》杂志作为研究课题，我想《开卷闲话》这十本书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便利条件。只要认真去读这些闲话，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中国近二十年出版、教育、读书界的诸多文化学术活动，特别是民间读书潮流的变迁和走向。

《开卷闲话》是和《开卷》这个刊物一起生长的。没有《开卷》杂志也就没有《开卷闲话》。《开卷》杂志能以现在的存在方式生存十六年，也说明中国的社会状态在朝着进步和民

主的方向前进。我深信，《开卷》不管后面的路还有多长多难，但它已经真实地存在过，它将会在中国的民间读书人的记忆里不断地芬芳着。这使我想起苏芮的《牵手》，我觉得宁文和《开卷》的关系就像这首歌曲里所说的那样——

因为爱着你的爱
因为梦着你的梦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幸福着你的幸福
因为路过你的路
因为苦过你的苦
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
追逐着你的追逐
.....

二〇一六年三月

范笑我序

癸酉春，笑我所在的嘉兴图书馆开了一家图书批发部，参照南京金陵书局的名字，取名秀州书局。嘉兴旧称秀州。笑我从古籍部被抽去管理这家书局。第二年春，秀州书局在嘉兴繁华的中山路上，租了一个门面，开了一个门市部，冰心欣然为秀州书局题匾。为了经营和曾有的文艺梦想，笑我自创了一个交流平台，编了一份《简讯》。

三年后的初夏，有个叫殷白的文化前辈，海宁人，当时在重庆，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神交秀州书局》的文章。一个星期后，笑我收到了南京董宁文的来信，称殷白的文章“读来颇感亲切”。时间是一九九七年六月三日。从此，笑我与宁文成了朋友。宁文不时有信，函购图书。

有一次，金性尧先生从上海来信说：“见报刊登载，南京一家出版社已出版《袁殊文集》，出版社的社名已忘，曾托南京友人觅购，说是未曾听到。为此，请在秀州简讯中将我的要求转录，书友中如知道的，请惠告。”不久，章克标先生从海宁来信说：“《袁殊文集》，据我所知是南京出版社出版，